朱子實紀

朱子實紀卷之三

年譜

六年己亥朱子五十歲 正月復丐祠未報啓行至信州鉛山俟命寓止崇壽僧舍陸子壽來訪。跋婺源縣中庸集解周子通書板本 二月在道丐祠省劄趣行○三月再趣行是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軍民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脩孝悌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入學當以暇時與學官同共講說一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為時而出○每五日一詣學首為諸生講說大學終篇則令學官授以論語覆試未通則為敷暢其旨亹亹不倦郡之有賢德

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立濂溪周先生祠于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別立五賢堂。以祠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齋先是移文教授司户以為蒙恩假守界付民社固將使之宣明教化篤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其為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朝孝子司馬暠、熊仁贍、義門洪氏等遺跡與夫白鹿洞學館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劉公、了齋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覈其實以告至是施行。○按三先生祠張南軒為記、五賢祠尤延之為記。○五月、序再定太極通書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事下户部、户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户庶僚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引以自劾禁別籍異財已犯者復合之。○六月記濂溪先生事實。八月跋濂溪拙賦、愛蓮說、跋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以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行視陂塘、並廬山而東、得樵者指示白鹿洞書院故基青艸四面山水清邃環

合真羣居講學遊迹著書之所遂命教官及星子令即其故址復建書院且言於朝得賜敕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又捐俸買書以益之置田以贍來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寓公過客學徒釋菜于先聖先師以落之呂東萊為記每休沐輙一至諸生質疑問難以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又與時宰書乞復洞主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間假之稍廩畧如祠官之入不報○初欲訪唐開元禮只為壇殿遇釋奠釋菜旋立主行事後守錢子言不可遂塑像設如今州縣學制云○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為說以勉之而去學規不用規模廣大工夫切密足為萬世學者定式又嘗為賦以紀復建本末卒章云日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巷顏之攸執彼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明誠敬義四字其示學者尤切○按語錄云大學中庸語孟諸文字皆是五十歲以前做了十二月申請陶威公廟額

七年庚子朱子五十一歲正月丐祠未報○二月南軒張

公訃至罷宴哭之時南軒卒于江陵府治朱子為文祭之畧曰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有餘年末乃同歸而一致又曰兄喬木之故家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猶狹而過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信而無愧觀此則二先生志同道合之與所以相期任者可見矣又與呂東萊書云欽夫云見其諸經說乃知閑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非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朱子作南軒墓誌云常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而非天理矣斯乃擴前聖之所未發而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因附見焉○按大全集朱子與南軒書辯論太極仁語孟中庸諸說甚詳三月復丐祠不允○脩學申省乙以

泗水侯孔鯉從祀先聖中部乞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詳畫圖本頒下以憑遵守後又申省以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頒未詳備乞討論行下以成全書

四月申減三縣科紐木炭錢 歲減錢二千緡

應詔上封事 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為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汰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足不貲到軍之日惟望衰斂刻剝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險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足以比年以来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有識之士私議竊歎以為莫

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則陛下未之知耳爲今之計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冀也所謂其本在於正心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褻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略能驚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搗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

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自而可雪耶疏入上讀之大怒命朱子分析乃窮相趙雄詭辭救解乃已

秋旱甚竭力為荒政備

先是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蔬食踰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兩以人戶逃移自劾不報至是約苗失收什八已上乃竭力措置為荒政備首諭民毋流移以待賑恤使主戶各存濟其客戶富民無增穀價以救鄉閭令饑民毋得強糴而勸種蕎麥以接食隱度常平義倉為數甚少乃勸富室分認米數會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銷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為奏乞降特旨減前所中星子縣稅及三年赦文已蠲官租禁州郡勿得催理若因繫淹延則在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吏立程限排日結絕行下乃可遂以賞格諭先已認米之富室合得二萬石使椿留以待復奏請截留

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鄰路斷港遏糴之禁而通誘客舟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既覈飢民之數乃造曆頭牌面置簿曆印付三縣俾散給之郡濱大江舟艤岸者遇大風輒淪溺至是募民築堤捍舟藉稍振業飢者舟患亦息頃戒三縣每邑市鄉村四十里則置一場以待賑糶合為三十五場其闕食甚者先賙濟焉○八月與東萊書論憂旱致疾

冬以旱傷分數告于朝乞蠲閣稅租本軍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有奇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閣放數既寬民以故無流徙○按語錄云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劄刷官錢物庫中得三萬貫准擬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早時糴得却糴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

十一月作臥龍庵祠諸葛武侯庵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宋子自為記越數百步而龍潭作亭為民禱賽之所命之曰起以為歲適大侵龍之淵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皆捐俸資

而爾而源隱者崔嘉彥董其役官民咸無預焉畫諸葛武侯像於堂中復書武侯制表中語宏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六字於亭之楣間其微意必有識之者矣○跋語孟要義

八年辛丑朱子五十二歲

正月開場濟糶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添差監押酒稅監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差一場以轄糶濟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戢減尅乞覔之弊至是人戶赴場就糶其鰥寡孤獨之人則用常平米依令人戶賑濟既又慮農事將起民間乏錢則凡合糶者皆濟半月大人一斗五升小兒七升五合皆一頻與之都昌無米則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内莫不周浹閏三月望以二麥秀茂食新不遠糶濟結局凡活飢民大人一十二萬七千六百七口小兒九萬二百七十六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以為法時孝宗臨御久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錄畫可至撥借上供錢物糶米賑糶復求旱餘苗米亦盡得之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殍者也

二月陸子靜來謁子靜來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

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習怛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請書于簡以診同志○按朱子答東萊書云子靜近日講論比前亦不同然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又答劉子澄書云子靜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拾得學者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也

三月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不待次朱子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之人使民間早獲為善之利三以為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摩存養尤當講之於其終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秋悉與蠲放上二等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

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税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婦不被堯舜之澤矣其四則申言白鹿賜敕額及監本九經多施行者

閏三月合符解綬東歸

朱子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擇其一二尤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四月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劉子澄來謁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曾孫子玄孫哉食于光風霽月亭朱子題名以誌之渡湖口以是月十九日至家

七月除直祕閣

以備舉荒政民無流殍除朱子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恩不拜告下復辭不允

東萊呂公訃至為位哭之

朱子以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既為位而哭復遣奠於其家○呂公定周易為十二篇以復古經之舊朱子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一書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有事記將誰使續之語蓋嘆其難繼也又與呂公帖云昨扣此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

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安盖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二先生切磨之意此可槩見

八月、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時浙東荐饑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授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九月跋劉子澄所編曾子

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朱子去國二十年一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備德任人之說凡兩劄大畧謂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歟業之廣未及於地歟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歟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歟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歟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歟直

諫之言罕聞而諂訐者眾歟德義之風未著而汙
賤者興歟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歟責人或
已詳而反躬有未至歟夫必有是數者而後足以
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
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以是不復廣
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
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
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
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
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
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
駕御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
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
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其心志其胥史
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
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已墮其數中矣
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
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
下之權其輕而妍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
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

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挻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顛乃獨受其弊上為動容涑聽日條陳救荒之策首劄畫為七事其一以為救荒之務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其二勸分之數量與增減使得其實其三上戶蓄米不多特許減半推賞使應募者衆其四乞撥豐儲倉米三十萬碩以備糶濟其五民問官物並與住催其戶部措定支遣之數且於內庫支借紹興丁錢宜預行蠲放其六受命之初即嘗印榜招海商販廣米至浙東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其七乞申嚴行下官吏奉行不虔者奏劾老病昏愚者汰遣憫但受民才力可仗者許不拘文法時暫差權謂如治獄捕盜官不許差出之類仍依富弼趙抃例通差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時暫管幹次復陳二說乞著令自今水旱約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戶並免檢踏具帳先與全戶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則第四等戶亦如之及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次言紹興和買均敷之弊請革其弊

十二月視

事于西興朱子既至司則前所募〃商米舟已輻輳矣日與僚屬寓公鉤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拊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所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憚其風采凡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發有朱縣尉不伏賑糶及紹衢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措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先生者謂其踈於為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某政事卻有可觀

九年壬寅朱子五十三歲正月條奏巡歷諸郡救荒事宜且乞借撥官會給降度牒推賞獻助人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夏詔捕蝗復奏疏言事畧云為今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為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

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意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餓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畧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愛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邪**得旨頒行社倉之法**其法頒下台發有應時為之者**條奏紹興和買之弊**與帥守同上其說欲乞痛減歲額然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數而免下戶出錢使得相兼除以優之**奏免台州丁絹**本州丁絹錢有抑納陪輸之患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條奏義役之法**條具差役利害凡數千言上之義役之法請令民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illegible]保正副長輪

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

奏立泓海四州鹽法 乞倣福建下四州產鹽法行之

奏改諸郡酒坊 倣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庶可以便民者憂深慮遠莫不規為經久之計

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七月巡所部將趨溫州涉台州境民訴太守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紛紛急趨台城則訴者益衆至不可勝窮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汙淫虐蓄養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節次劾之仍送紹興鞫實丞相王淮與同里閈為姻家匿不以聞仲友亦自辨且乞送浙西無礙官體究未幾仲友罷新任初王相營救甚至而紹興獄具情得按章至十上丞相度其勢益熾乃取首章語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辨疏同上曲説開陳故他無鐫削止罷新任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重熟

毀秦檜祠 永嘉學有秦檜祠移文毀之

八月除直徽猷閣 以賑濟有勞進職二等

改除江西提點刑獄辭 詔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蓋奪仲友新任也

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任，再辭。九月，進職命下，朱子辭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躐等疏榮，懼非所以示勸懲。況近按唐仲友，反為所訐，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未結絕，方藉藁以俟斧誅，豈敢遽竊恩榮，以紊賞刑之典。新命至，即日辭職，還家，亟具辭免，大暑以為所除官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故壟，畢志舊聞。詔與江東梁總兩易，辭且言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迴避，詔特免迴避，則恐復辭以為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復如前所為，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下負夙心，上孤眷使，乞特與祠，使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時辭職不允之命同下，又辭以為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唐雖以例沾恩賞，詔並不許。**十一月，受職名，力辭新任，乞祠。**極言昨來所按贓吏黨與眾多，棊布星羅，並當要路，自此事發以來，大若宰制斡旋於上，小者馳騖經營於下，所以蔽日

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若臣不敢（謂）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於邱攻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觝排向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為魚肉而其變亂白黑詿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時吏部尚書鄭丙監察御史陳賈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朱子故奏及之

十年癸卯（朱子五十四歲）**正月詔與宮觀**（上覽奏知不可强起詔朱某累乞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二月拜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徇國之意所立卓然可紀及是知道之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者尊信益衆然憂世之意未嘗忘也有感春賦）

四月武夷精舍成（正月經始至是落成始居之四方士友來者甚衆有精舍雜詠并序）

十一年甲辰（朱子五十五歲）**力辨浙學之非**（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

所學之誤以為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脩身而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極力為呂祖儉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答呂祖儉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以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通古今考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事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為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不足觀如此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而不足以聞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答潘景愈書云示諭漢唐初事以兩家論優劣則然然以三代之天吏言之則其本領恐不但如此若子房孔明之所罷魁亦正是渠欠闕處吾輩正當以聖賢為師取其是

而鑒其非不當以彼為準則也今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只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遷就下梢頭只是成就一箇私意更有甚好事又曰六國表議論乃是衰世一種卑陋之說吾輩平日講論聖賢何為卻取此等議論以為標的恐是日前於根本上不曾大段用功而便於討論世變著力太深所以不免此弊又與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議論戕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令幸少定然其疆不可令者猶未肯降幡也○是年春讀東萊呂中詩說著論辨之十二月序資治通鑑舉要曆

十二年乙巳 朱子五十六歲 二月崇道秩滿復乞祠○四月拜華州雲臺之命○八月有記孫靚事

十三年丙午 朱子五十七歲 三月易學啟蒙成 易經自文王以前皆

為卜筮。至夫子作十翼，專用義理發揮經言，而未行於世。遭秦燼，易以卜筮故獨得全。迄于漢魏，流為讖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清談，諸儒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氏之緒言，而卦爻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傳伏羲先天之圖，蓋得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朱子既推羲文之意，作周易本義，又懼學者未明厥旨，乃作啓蒙四篇，以為言易不本象數，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本以象數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究牽合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策，考變占，為次。凡掛揲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失，而易經始還其舊。

八月，孝經刊誤成。○與劉子澄書云：諸書今歲都脩得一過，儘簡易條暢。

十四年丁未，朱子五十八歲。正月，至莆中哭陳福公。以三紀遊從，晚歲知己，且為中興賢輔，故千里赴弔，為文祭之。○序律呂新書。三月，編次小學書成。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

使培其根以達其支內篇四曰立敎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然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脩身之事凡畧備焉差主管南京鴻慶宮四月拜命五月答陸子靜書七月除江西提點刑獄辭不允時上論宰執楊萬里封事薦朱熹久閑可與監司周必大議除轉運副使或謂金穀非所長故有是命○九月記周子通書後十月拜命按大全集辭免狀劄俱無拜命之文十月拜命四字疑衍○十一月跋程董二生學則

十五年戊申朱子五十九歲正月趣奏事之任以疾辭不允○二月題太極西銘解後三月遂行在路兩丐祠○五月復趣對○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會宰臣王淮罷政乃以其月入國門丞相周必大令人諭意云上問朱某到已數日何不請對遂詣閤門進牓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

及對上迎謂之曰又不見御卿亦老矣自陳作任浙東提舉日荷聖恩保全上曰浙東救荒熟究心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曰知卿剛正今留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州縣獎諭甚渥再三辭謝方出奏劄上曰正所須聞其一言皋陶作士明刑以弼五教三代之制亦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推之後世論刑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刻薄者既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伏見近年以來涉於人倫風化之本者有司議刑卒從流宥之法伏願深詔中外典獄之官凡有獄訟必先論其尊卑上下長幼親踈之分而後聽曲直之辭凡以下犯上以卑夌尊者雖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其有不幸至於殺傷者雖有疑慮可憫而至於奏讞亦不許輒用擬貸之例上曰似如此人只貸命有傷風教不可不理會其二言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

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
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
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州
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
非出入生死有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
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竊見縣獄止是知縣
獨員推鞫一或不得其人則析換款詞變亂情節
無所不至欲望明降指揮令縣丞同行推訊無丞
處即用主簿仍遇大囚到獄即限兩日內具入門
款先次飛申本州及提刑司照會庶幾粗革舊弊
其三言經總制錢其四言諸州科罰上日聞多是
羅織富民其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
循荏苒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嘗反覆而思
之無乃燕間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天理有未
純人欲有未盡蝕天理未純是以為善不能充其
量人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
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明分角立交戰於其中故
體貌大臣非不學而便變側媚得以濟被腹心之
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膚繆得以久竊廊廟
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而有時不容非不堅譏

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讐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顧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閽寺上曰這箇事卻不然盡是採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雖不敢公薦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曹之私意且如監司守臣薦屬吏蓋有受宰相臺諫風旨況此曹奸偽百出何所不可臣往蒙賜對亦嘗以此為說聖諭謂為不然臣恐疏遠所聞不審退而得之士大夫與夫防夫走卒莫不謂然獨陛下未之知耳至去者未遠而復還謂甘畏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固是但涌洩文書乃是他子弟之罪對曰豈有子弟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為姦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才

薦過来對曰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鮮不為惡至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闕則取以充之雖曰親擢然其途轍一定宰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往懷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知其為賢而用之則用之惟恐其不速聚之唯恐其不多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唯恐其不果去之唯恐其不盡奏曰豈有之慮君子太多須留幾箇小人在裏至軍政不備士卒愁怨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為苞苴陞轉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卻不聞此果有此特豈可不理會卿可細採探来說未後辭云照對江西係是盜賊刑獄浩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逐選前去之任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卿自詳練不在多囑○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

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乙亥依舊職名江西提點刑獄仍給還改官後不曾陳乞磨勘當日申免謝辭○前數日兵部侍郎林栗

與朱子論易及西銘不合栗怒至是遣吏抱印來迫以供職時朱子以足疾甚在告申部乞候疾愈不聽翌日栗疏其慢請行罷逐故事無以侍郎劾本部郎者滿朝皆駭笑之於是朱子請祠併進呈上曰林栗以過當丞相周必大奏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跛曳時上意方嚮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授以前江西之命仍舊職名七月在道辭免新任

○八月以足疾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辭磨勘及職名皆不許轉朝奉郎先是朱子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竄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執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廷喧播或對以栗在涌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懌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以私意劾熹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狠愎自用黨同伐異之論乃起於論思獻納之臣無事而指學者為黨昆入之所然間所謂天下本無眾虜人援之不采遂罷去部朱其力疾入對奏劉皆

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疾速之任固辭足疾不任起發復丐祠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時廟堂知上眷厚憚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九月復召辭初朱子之去上悟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以為還官進職皆為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褎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十月受職名〇十一月趣入對再辭上封事初朱子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畧曰令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宦

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家宰使左右前後一動
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
頃得以聽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
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
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
知然賞賚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
籍籍則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
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此輩但當
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
逞妖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
外以累聖政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
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舍不得論
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
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
之後宮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
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
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
箴規之効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
臣恐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
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

臣得侍左右則無以紛其戲慢媟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賓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膺事應不分復其職莅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故也至於狎暱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窺盤據於其間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正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眾排指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究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大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選版曹以為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幾何矣而曷嘗闕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走使版曹經費闕之日甚督趨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以脅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尅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諸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如此而望其脩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耶凡

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介乎其間則雖欲德精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楊復曰先生當孝宗初政囊封陛對皆陳復讐之義力辨和議之非其後遷延置而不論何哉竊觀戊申封事有曰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志日滋日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暇復之可圖乎此所以拳拳獨以天下之大本天下之急務為言也又曰大本誠正急務誠脩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臣請伏鈇鉞之誅以此言觀之先生曷嘗忘復讐之義哉但以事不可以幸成故必先於自治翼能如是則復中原滅仇虜之規摸已在其中矣

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時上已有倦勤之意）

蓋將以為燕翼之謀朱子因密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脩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

公道明義理以絶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脩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力辭新命遂不果上○朱子當孝宗朝陛對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大原其後則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則直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孝宗亦開懷容納武博編摩秘省郎曹之除蓋將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東江西之節又知其不可強留而授之至是復有經帷之命朱子之盡心孝宗之受言亦未為不遇也然朱子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末眷愈厚而疾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孝宗內禪矣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

初陸象山之兄九韶子美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說非正也加扶拔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

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子美不以為然而詆濂溪不已是象山自謂其學少進因為之沖其辨以詆濂溪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況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無極二字出於老子聖人之書所無有也朱子荅書有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名二物實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

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如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象山第二書有曰老氏以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微直將無字搭在上面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諱也朱子荅書有曰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于細着眼未可容易譏評也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也以是歲事故附之

十六年己酉朱子六十歲正月除秘閣脩撰仍舊宮祠○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甲子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之成久矣脩改不輟至是以穩愜於心而始序之二書又各有或問及中庸輯畧○序通鑑頭語四月再辭職名○五月從所請仍舊直寶文閣令學士院降詔

奬諭詔詞云云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為尤美也乃上表謝閏五月單

恩轉朝散郎賜緋魚○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再

辭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以祖鄉田産辭詔免迴避又以江東漕置司建康奄竪守行宮僚習與監司所宗送為賓主故不敢受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以光宗初政再被旨命乃不敢辭

朱子實紀卷之三

朱子實紀卷之四

年譜

光宗紹熈元年庚戌朱子六十一歲四月到任首下教令數條臨漳素號道院比年風俗寢薄朱子以民未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服縗經者首下教述古今禮律以開喻之又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訓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為庵舍以居悉禁之俗以為大變時即學校誨誘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齋請業問難者接之不倦又擇士之有行義知廉恥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學舊有東溪先生高登祠登以敢言忤秦檜貶死容州朱子既為祠記至是奏乞以褒贈以旌其節○按語錄云先生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又熟聞知錄趙師虙之為人試之政事又得其實遂首擧之闕者無

不心服

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經總制無額等錢四千七百餘緡

奏經界利害初朱子為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及改命臨漳會臣僚有奏請行於閩中者詔監司條具利害以聞監司下其事於州朱子既至適與初意合即加訪問講求纖悉畢究以至弓量算造之法盡得其說乃奏經界行否與詳畧之利害各一所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蓋謂一田稅之均則為公私之利否則為害行之詳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畧則適滋他日之弊故必盡行差官置局打量步畝攢造圖帳三日說之而後可三者又各為條畫其便宜使之無擾而辦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皆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懇誠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以辯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詞以惑羣聽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此則誠不能無將不得行之慮也疏于執久之未報又與政府劄子

云經界尤利害之大者退而講究巨細本末不敢不盡規模措畫蓋已十八九成矣鄙意無他蓋以本州田税不均隱漏官物動以萬計公私田土皆為豪宗大姓詭名冒占而細民產去税存或更受俵寄之租困苦狼狽無所從出州縣既失經常之入則遂多方擘劃取其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諸縣之科罰州郡之賣鹽是也上下不法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使人不忍聞者某自到官蓋嘗反覆計論欲救其弊而隱度郡計入不支出乃知若不經界實無措手之地所以前此申奏欲得及此秋冬之交早賜行下○嘗於州治射堂之後圃畫為井字九區中區石甃為高壇後區為茆庵庵三牕左牕櫺為泰卦右為否卦後為復卦前為剝卦庵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茆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植竹當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下有九丘八陣之法按此條未詳何年月以與經界事相類故附焉○五月跋陰符經說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丐祠不允○郡升四經

四子書成

壬辰奏以告于先聖其文畧曰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不幸前遭秦火煨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詞奧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殽亂云云又各為說繫于其後以曉世之學者易而取古文分經傳為十二篇其說曰以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某蓋病之詩書皆取序合為一篇寘諸經後其論書曰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則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至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讀者姑務沈潛反覆乎其所易而不必

穿鑿傅會於其難可也春秋則出左氏經文別為一書以運三經之後四子則謂程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中庸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按語錄云某如今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列上釋奠禮儀數事先是守南康日嘗言之朝乞取政和新儀鏤版頒下南本書多牴牾復以告焉則莫之省至是列上釋奠數事且移書禮官督趣乃得頒為討究則淳熙所鏤之板已不復存百計索之然後得諸老吏之家又以議論不一越再歲乃能定議條奏得請施行而主其事者適徙他官因格不下

冬有旨本州先行經界朱子以閩南春早事已無及請益講究俟嗣歲行之先是條畫經界當行之事鉅細畢備編榜州縣貧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寓公豪右兼併侵

漁者所不便既為異論以搖之州人有居要路者幸其有是請亟啓從之後遂有言經界不便者詔寢其事而三州經界竟不行如所料云

二年辛亥朱子六十二歲春復陳君舉書朱子往歲聞陳傅良君舉嘗著詩說以書問之至是書來報云來徵詩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嘗落筆愚見頗以雅頌之音蕭勺羣慝訓詁章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正間欲以書扣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夸毗浸失本旨蓋刻畫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以書云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日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亦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較計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

巧是以某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盖某胷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辭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遺譏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根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復其說千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冐致愚悃鄉風引領不勝馳情後無聞焉○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戍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宮觀正月長子塾卒于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葬、遂除秘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

四月、拜祠命、辭職名、解組而歸朱子去郡、即辭免職名、盖上初政嘗申是命、朱子力辭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至于再是月與留丞相書云論譔華資所不當得然亦且得去此只候受命、一面控辭而於前路聽從欲之報也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某竊謂朋黨之禍止於搢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

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擯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蓋未遠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恭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須丞相先以分別忠邪賢否為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朱子治漳僅及一朞以崇教化正風俗為先務南陬僻陋驟聞正大之論始而慕中而疑越半歲乃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肆法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嶽之會者在在為之屏息平時附鬼為妖迎遊於街衢而抄掠於閭巷者亦皆相視斂戢不敢輙擧良家子女從空門者各閉精廬

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民亦望風革適改復生業化成而去漳民久思之○嘗病本州鹽重為民害首罷瀕海十有一鋪其餘諸鋪欲俟經界正賦稅均乃悉除之人以不及行為恨○所立社稷風雨雷師壇壝之制皆稽合古典可為世法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七月再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秋冬累書與畱丞相論出處

三年壬子朱子六十三歲

二月乞補滿宮觀從之先是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速之任遂有是請

始築室于建陽之考亭先是韋齋嘗過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邃可居故遷焉六月落成而居之○歸自臨漳學徒益盛始議建精舍于所居之旁以待來學者○跋趙直閣忠節錄四月跋方季申所校韓文

陳同甫來訪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間自負王霸之略而任俠豪舉朱子往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累答書極力開諭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朝雖居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爭辨此道無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辭○孟子要略成按行狀不載此書大全集亦無序跋俟更考

四年癸丑朱子六十四歲正月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再辭○二月仍舊宮觀○七月序詩集傳十二月差知潭州湖南安撫辭或傳是冬使人自虜中回虜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擢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速就近不為無嫌力辭

五年甲寅朱子六十五歲正月有旨不允再辭○二月詔疾之任詔長沙巨屏得賢為重往祗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獠侵擾屬郡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五月至鎮在途所次老稚攙扶來觀夾道填擁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朱子誨誘不倦坐席至不能容溢于戶外士俗懽動遣諭洞獠降之猺人蒲來矢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以為可招期以其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即以問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自隨諭以禍福來矢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俘以至官給衣冠引赦不誅更建嶽麓書院書院本樞密劉公南軒先生舊規久浸廢墜擇士之淳實者往整復之別置員額以俟不由課試而入者其廩給與郡庠等後復更建於爽塏之地規模一新焉○朱子窮日之力治郡事甚勞夜則與諸生講論隨問而答畧無倦色每訓以切己務實毋厭卑近而慕高遠懇惻至到聞者感動奏

撥飛虎軍隷本路節制從之以本路別無軍馬唯賴飛虎軍以壯聲勢而乃遥隷襄陽不便遂有是請

六月申省乞歸田里不允時孝宗陞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内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奸宄無所逞志不然以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過宮禮言頗切直後以寧宗即位不果上

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辭上在藩邸聞朱子名德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至是首加召用○先是蜀人黃裳為翊善善講說開導上學頗進一日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因進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蹤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光宗問為誰對曰朱某或言長沙之命亦頗由此彭龜年繼為宮寮因講會稱公不能制其母

云毋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儀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某之說自後每講必問朱某之說云何蓋傾心已久故履位之初首加迅召皆出上意也○跋東萊辨志錄

考正太常所下釋奠申明指揮付學官遵行

先是漳州任内得請施行所列上釋奠禮儀既去官復格不下至是前太常博士詹體仁還為少卿乃復取往年所被敕命下之本郡然吏文重複繁冗幾不可讀且曰屬有大典禮未遑徧下諸州也既而朱子召還奏事行有日矣適苦目眚乃力疾躬為鉤校刪剔猥穰定為數條以附州案仍移學官符屬縣校且關帥司并下巡内諸州僅畢而行則聞詹卿補外而奉常果不復下其書他州矣

錄故死節五人為之立廟

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司馬承起兵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將軍劉玠兵官趙聿之巷戰罵賊不屈而死五人皆以忠節殁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牒本州於城隍廟内創立祠堂象五人及考譙王本傳并象其參

佐數人侍左右各立位版記其官職姓名　八月除
奉祀如法後又請于朝賜廟額曰忠節
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辭不允力辭奏事之命兩旬不報遂東歸道中被除命以為超躐不次之除不免冒昧之譏乞仍舊奉祠行至信州有旨不允○跋南軒三家禮範
九月再辭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供職行且辭至再且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為建極尊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尚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
是月晦次闕外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何不風其請去而後許之上新立豈可道之使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為几

我方為內何服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已有端故朱子憂之十月朔乙

且帶舊職奏事己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其畧曰天運艱難國有大恐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紹丕圖所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陛下之誠能動心忍性深自抑損所以自處常如前日未嘗有位之時內自宮掖燕私之奉服食器用之須不敢一旦而全享乎萬乘之尊專務積其誠意朝以格夫親心然後濟發德音痛自克責嚴飭羽衛益以勤問安視膳之行俯伏寢門怨慕號泣雖勞且辱有所不憚然而親心猶未底豫慈愛猶未復初則臣有不信也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循

不易之理也夫自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以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於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好之者不免夫貪多而務廣誠能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誠能嚴恭寅畏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施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又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其三劄皆言湖南事宜○初朱子行至宜春門人廬陵劉黻遮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虗心以待

敢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改更不足以悅
天意服人心必有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之志而
不敢以天子之位為樂然後庶幾積誠盡孝默通
潛格天人和同方可有為其事大其體重以言乎
輔賛之功則非吾之所任以言乎啓沃之道則非
吾之敢當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
之善以天子之命召藩臣當不俟駕而往吾
知竭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預計也辭待

制侍講不允壬辰辭待制職名乞改説書差遣事奏

後回納劄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日下
供職乃受講筵職事又申省以為未得進說而先
受厚恩萬一與時不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
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
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

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復拜命

上孝宗山陵議狀

趙彥逾按視謂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
改新穴視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日
月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惲之議遂中寢朱子
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

之歲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周上
設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
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辛丑受詔進講大學庚子內引辛丑進講○故
事講筵每遇隻日早晚進講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遇大寒大暑亦繫罷講月分乃奏乞除
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每講務積
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罄竭
無隱上亦虛心嘉納差兼實錄院同脩撰辭不允再辭不許遂拜命
覃恩授朝請郎甲辰例賜紫金魚袋乙巳晚講乞
令後省看詳封事時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因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令後省
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行庶聞者知勸直言日聞詔差沈有開劉光祖看詳限十日奏聞
乞三年內賀禮並免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關報來日百官稱賀朱子欲不出不

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賀表不受末復請三年內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

庚戌

講筵留身奏四事

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數百間而諫臣黃度將論近習遂以特批逐之朱子不勝憂慮乃具奏四事其畧曰上帝震怒災異數出饑饉百姓饑餓流離太上皇帝未有進見之期而壽皇在殯因山未卜延之奉不容少弛見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煢然憂苦晨昏之養尤不可闕不宜大興土木以適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遠適舒緩無異尋常泛然而往泛然而歸太上皇帝閒之必以為此徒備禮而來實無必求見我之意其深閉固拒而不肯見固亦宜矣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固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相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而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至於殯宮之卜偏聽臺史之謬妄之言墮其交結眩惑之計但欲於祐思諸陵之旁趲那

還就苟且了當既不爲壽皇體魄安寧之應又不
爲宗社血食久遠之圖臣願陛下首罷修葺東宮
之役而以其工料回就慈福重華之間草創寢殿
一二十間使粗可居如是則上有以感格太上皇
帝之心而速南內進見之期又有以致壽皇之慈
之奉而盡兩宮晨昏之禮此一事也若夫過宮之
計則臣又願陛下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
之改服紫袍執鞚馬前者須詔近屬尊行之賢使
之先入首白太上皇后然後隨之而入望見太上
皇帝即當流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引慝之
誠而太上皇后宗戚貴臣左右環擁更進譬諭解
釋之詞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且霍然雲
消霧散而懽意浹洽矣此二事也若夫朝廷之紀
綱則臣又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
之弛張人材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較
量勿徇己見此三事也若夫山陵之卜亦望先寬
七月之期次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
壽皇之遺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以蒙福於外
矣此四事也皆今日最急之務切乞留神反
復思慮斷而行之上爲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

戊午朔晚講是日講至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之意○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取旨進入上喜且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勉上進德之要言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為之本而願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所以推廣上意焉○朱子謂門人日上可與為善願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

庚申早講辛酉晚講奏禮律嫡孫承重斬衰三年禮經教令子為父嫡孫承重為祖父皆斬衰三年蓋嫡子當為父後以承大宗之重而不能襲位以執喪則嫡孫繼統以代之執喪義當然也漢文短喪之後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從可知已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及我壽皇聖帝至性自

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超越千古拘攣牽制之弊革去百王衰陋卑薄之風甚盛德也所宜著在方冊為世法程子孫守之永永無斁而間者遺詔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實以世嫡之重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革之弊去而復留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尚有可議欲望陛下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詔禮官稽攷禮律預行措定詔禮官討論後不果行〇禮又書奏藁後云準五服年月格斬衰三年嫡孫為祖謂承重者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但傳云父歿而為祖後者服斬然而不見本經未詳何據但小記云祖父歿而為祖母後者三年可以旁照至為祖後者條下疏中所引鄭志乃有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

服皆斬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文字時無文字可檢跡來稽考始見此說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而禮經之文誠有闕畧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未有有決斷不可直謂古經定制一字不可增損也

奏跡論廟祧

孝宗將祔廟禮官初請祧宣祖而祔孝宗繼復有請併祧僖宣二祖而正太祖祫享東向之位乞議祧主所歸者宰相趙汝愚素主此說給舍樓鑰陳傅良皆附和之癸亥當集議朱子度此難以口舌爭乃辭疾不赴而入議狀以為不祧僖祖則百事皆順一祧僖祖則百事皆外雖三年一祫太祖不得享時暫東向之禮而可以遂其尊祖之心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也又訪得故大儒程頤之說或謂僖祖無功德顧謂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豈可謂無功德併其說上之宰相不聽復奏跡論之臺諫因乞且依禮官初議樓鑰獨乞主併祧之說丙寅得旨來日內引丁卯入對賜食上問外事人才畢請宣引之旨上於榻後取文書一卷曰此卿所奏廟議也可細陳其說初朱子既被旨恐上必問及乃取所論畫為圖本貼

說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乂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乃國家始祖高宗時不曾祧孝宗時亦不曾祧太上皇帝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可於榻前撰數語俟徑批出施行朱子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既退即以相上意喻廟堂則聞已毁四祖廟而祔之別廟矣時相既以勝王安石之論為非異議之徒忌其軋己藉以求勝以事竟不行天下恨之○又與汝愚書云祧廟之議上意已自開納而丞相持之不下便將太廟毀拆及臺諫有言不知只作如何處分致後省復有云云据其所言亦未敢深以熹說為非但云未見本議欲乞降出而丞相又不肯降出便從其請以此而觀其罪不在樓陳而丞相實任之也然丞相以宗枝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鄙人之妄議毀撤祖宗之廟以快其私其不祥亦甚矣欲望神靈降歆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 甲子在告乙丑直日准告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戊辰入史院 朱子以實錄院累無統紀脩撰官三員檢討官四員各欲著撰不相統攝

所備前後往往不相應嘗與衆議欲以事目分之
譬之六部吏部專編差除禮部專編典禮刑部專
編刑法須依次序編排各具首末然後類聚為書
方有條理又如一事而記載不同者須置簿抄出
與衆會議然後去取庶幾存得總底在及置六房
吏若周官史幾人各掌其事時檢討官不從○有
擬上政府劄子除宮觀尋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辭庚午面對乙亥直日丙戌晚講留身申言
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降御批朕憫卿耆
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宰相
趙汝愚留御劄固諫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即附
奏以謝仍中省照會遂行給事中樓鑰封還錄黃
中書舍人鄧驛繳對奏留之上許除京祠已而不
下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
還錄黃有旨依已降指揮工部侍郎黃艾因對問
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曰始除熹經筵爾今乃事事
欲與聞吏部侍郎孫逢吉亦上疏留又因講權輿
之詩反復以諷上曰朱某所言多不可用十一月
差知江陵府詔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初上之立

也趙相求能通意於長信宮者知閤門事韓侂冑自詭於太皇太后親屬也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故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太后許之乃命復將侂冑入使喻意廟堂其論遂定侂冑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披居中用事朱子離長沙已聞之即惕然以為憂因免牘上徵寓其意及進對再三面陳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請對白發其姦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志時丞相方汲召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朱子既憂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以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為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朱子獨懷忠憤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先去其為首者則其餘去之易耳乃於禁中為優戲以熒惑上聽會朱子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頗見嚴憚而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惎間之意由是侂冑之計遂行及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則內批經下朱子既去國彭龜年遂攻侂冑

因奏曰政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驟故亦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既而省劄直批鄭丙與郡侂胄由此薦勢益張羣憸附和并疑丞相視正士如深仇衣冠之禍蓋始此云○戊戌行至玉山邑宰司馬迈請為諸生講說辭不獲乃就縣庠賓位因學者所請問而發明道要聞者興起迈刻講義一篇以傳于世此乃朱子晚年教人親切之訓讀者其深味之丁未還家辛未復辭前命仍乞追還新舊職名援伊川辭朝官例也十二月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竹林精舍成後更名滄洲○朱子既歸學者甚衆至是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以告成事其文曰後學朱熹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孟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靡常

師晚親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群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奠以告虔庶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斁今以吉日恭脩釋菜之禮以先師兗國公顏氏鄒國公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濂溪周先生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康節邵先生橫渠張先生溫國司馬文正公延平李先生從祀。又精舍規約整肅置堂長以司之且書其門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朱子六十六歲正月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二月答曾致虛書論從祀畫像三月再辭不允以祧議僖祖不合自劾并累申省有旨次對之職除受已久與廟議初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得而有陳請。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五月乞致仕不允初侂胄即欲併逐趙丞相而難其辭及是誣以不軌黨永川中外震駭大權一歸侂胄矣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

無耻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除去異已者然後可以肆志而莫予違陰跡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更道學之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群小附和以攻偽于進者蠭起而大府寺丞呂祖儉以論救丞相部州朱子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嘿乃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之冤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朱子不聽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遯之同人朱子默然退取奏藁焚之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云

七月復辭職名并乞休致 詔辭職謝事非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

九月乞鐫職名 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待罪乞鐫職名詔無罪可待餘依已降指揮

十一月再辭職名 又言已罷謝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從之

十二月詔依舊充祕閣脩撰宮觀 制詞有大遯如優小遯如偽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初侂胄猶未敢有加罪朱子之意遯讀再上皆有褒詞廟堂寄聲云朝

廷欲以此別真偽望體此意勿固辭朱子辭益力廟堂不樂侂冑嘗執弟子禮恨不薦己因行詞以逢迎之是後小人始敢直詆朱子矣

是歲楚辭集註成又有辯證及後語○楊楫跋云慶元乙卯楫侍先生于考亭精舍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謫死于永先生憂時之意屢形於色忽一日出示學者以所釋楚辭一篇其退而思之先生平居教學者首以大學語孟中庸四書次而六經又次而史傳至於秦漢以後詞章特除論及之耳乃獨為楚辭解釋其義何也然先生終不言楫輩亦不敢竊有請焉楫之言甚婉而深故錄之

二年丙辰朱子六十七歲二月申省乞改正已受從臣恩數言非來跡封錫服封贈廕補磨勘轉官恩數皆當改正不許十二月褫職罷祠先是臺臣擊偽學既榜朝堂未幾張貴模指論太極圖說之非省闈知貢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復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

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士子避時所忌文氣月果臺諫洶洶爭欲以朱子為奇貨門人楊道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之意亟以書告朱子報曰死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久之相顧不敢發獨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得為察官紘以藁授之繼祖鋭於進取意謂立可致富貴遂奏乞褫職罷祠從之○蔡元定隱居不仕亦特編置道州善類重足以立○董銖曰僞學之說蓋拾劉德秀鄭丙陳賈之緒餘也始猶未敢誦言姓名至是猶有羞惡之心是沈章無所忌憚則發於無是非之心矣然先生之學之行卓然在世果何傷於日月乎○作皇極辨後記

是歲始修禮書

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其書大要以儀禮為本分章附疏而以小戴諸義各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附於經或附於義其外如弟子職保傅傳之屬又自別為篇以附其類其目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大傳外傳其大體已具者蓋十七八○先是草奏欲乞脩三禮曰

遺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来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来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欲望聖明特詔有司許臣就祕書省關借禮樂諸書自行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踏逐空閑官屋數

間與之居處令其編類可以興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則斯文幸甚會去國不及上

三年丁巳朱子六十八歲正月按是月朔旦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其憂傷微意可見矣○跋河圖洛書

拜命表謝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者。前數日之夕朱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者畧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翼旦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掖垣不敢秉筆公論焉可誣也

別蔡元定於寒泉周易參同契考異成郡縣逮捕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坐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日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明日獨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

定卒於舂陵朱子為之哀慟元定從游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義理大原固已從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元定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朱子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先天圖往往多因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故其殁也恨無與晤語者其沒也祭之以為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見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蓋深致其哀焉

○八月跋袁機仲所校參同契

○時黨禁益嚴稍稱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為厲禁朱子方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禍者朱子曰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底意思却無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曾上書自辨又不曾作詩謗訕只與朋友講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却做何事又與留丞相書云某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己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既而閭里後生有

相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爲不同然皆以是心至其不得拒也不謂其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詿誤連染上累斯道下及衆賢例得詭僞之名誣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横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鄙而来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来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来矣

是歲韓文考異成

四年戊午 朱子六十九歲

集書傳 按大全集止載二典禹謨金縢召誥洛誥武成諸說又蔡九峯書傳序云慶元己未冬先生令沈作書集傳又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而此乃云集書傳俟更考

十二月乞致仕 以年及七十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記外祖祝公遺事○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如蔡季通呂子約皆死貶所令人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間未死且與了卻亦可瞑目矣

五年己未朱子七十歲 四月詔從所請朱子初疑名在謫籍不敢陳請繼以尚帶階官義當納祿有旨依所乞守朝奉大夫致仕有致仕謝表 始用野服見客榜署云滎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為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又謂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京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十二月作皇考朱公行狀

六年庚申朱子七十一歲 正月作聚星亭贊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曰聚星亭至是作新之朱子為本原荀陳事迹畫著屏上而為之贊末云或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又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予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其意蓋有在矣 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嘗與廖德明帖云

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可以絶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先是已未夜爲諸生説太極圖庚申夜復説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决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甲子以疾終于正寢前夕癸亥精舍諸生入問疾告之曰誤君遠來然道理亦止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着足方有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在今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黄幹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補成之其書記界行開具逐項合修條目且封一卷往爲式一與范念德托寫禮書甲子即命移寢中堂黎明諸生復入問疾因請曰先生之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乎乃領之就枕誤觸巾目門人使正之揮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初刻也享年七十有一送終諸事皆用遺訓焉是歲大風拔木洪流崩岸哲人之萎豈小變哉○朱子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於國

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自少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俛焉孜孜不知老之將至若不屑於斯世者及其出而事君則竭忠盡誠不顧其身推以臨民則除其疾苦而正其風俗未嘗不欲其道之行也雖遇知於人主而不容於邪枉故自筮仕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豈非天將以斯人者紹往聖之統覺來世之迷故嗇之於彼而厚之於此與○初居崇安五夫榜其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識鄉闕常在目也後得地於建陽蘆峰之巔曰雲谷因創草堂扁以晦庵自偁雲谷老人亦曰晦翁既又得武夷五曲之地結廬其間曰武夷精舍晚卜築于考亭又曰滄洲精舍時號滄洲病叟最後揲蓍遇遯之同人因更號遯翁○按語錄云先生每日早起升影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登閣拜先聖像方坐書院受早揖飲湯少坐月朔影堂薦酒果望日則薦茶有時物薦新而後食又按吳壽昌云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大際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之餘雖一

記錄雜說舉輒成誦微醺則吟哦古文氣調清壯某所聞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来辭并杜子美數詩而已此二條歲月無考故附于末

十一月壬申葬于建陽縣唐石里之大林谷送者幾千人○言者誤以為歸葬婺源奏乞約束會葬

嘉泰二年壬戌十月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先是時論欲稍示更張以就平遂有此除郡不申殁故以生存出命

嘉定元年戊辰十月詔賜謚與遺表恩澤謚曰文○自侂冑伏誅天下稱快朱子忠誠先見始得暴白于世

三年庚午五月贈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

理宗寶慶三年丁亥正月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御筆指揮

見後第九卷

紹定三年庚寅九月改追封徽國公用都兖例制詞見後第九卷

淳祐元年辛丑正月詔學宮列之從祀三省同奉御筆指揮

見後第九卷

元至正二十二年壬寅二月改追封齊國公制詞見後第九卷。按今制兩京國子監天下府州縣廟學及徽建祠祀俱稱徽國文公而齊國之號未聞筆於何時嘗考汪春坊仲魯文公家廟記作於洪武丙辰之歲則稱徽國唐山長仲紫陽書院記作於洪武己未之歲則稱齊國蓋當時未有定制故稱謂不同如此然其後卒仍徽國之舊者意

必元蘇既訖
聖明繼興雖有勝國封詔而天下諸司循襲已久
莫之或從且以徽為文公父田邦以之封國於
義實協而改封曰齊殊無意謂故邪其實封齊
故號未之有華觀仲所稱可
見矣姑識之以俟知者正焉

朱子實紀卷之四